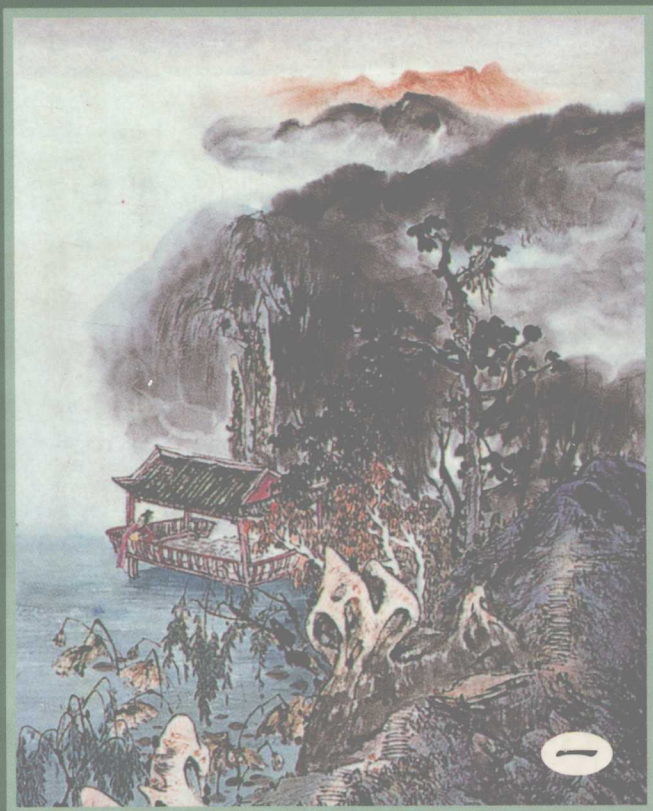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霸海风云

傲笑江湖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28

云中岳 岳武侠精品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一)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傲笑江湖/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傲…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6527 号

傲笑江湖系列

霸海风云 (全5册)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奇 责任编辑: 张继全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52-9/I·068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百花教主	(1)
第 二 章	龙吟尊者	(40)
第 三 章	江面显踪	(79)
第 四 章	恶贼火并	(117)
第 五 章	贼穴索镖	(154)
第 六 章	无量道院	(190)
第 七 章	觅迹寻踪	(228)
第 八 章	仗义援手	(243)
第 九 章	逸云认亲	(266)
第 十 章	九天玉凤	(310)
第 十 一 章	神功惊魔	(325)
第 十 二 章	二女受创	(341)

第一章 百花教主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莺飞，而云贵边区，却依然淫雨连绵，寒风料峭；山区里，积雪还未化。

黔滇交界处胜境关，以西是高入云表的崇山峻岭。

这一带的气候委实讨厌，真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可是这天却是晴了。

两匹骏马出了胜境关，沿大道进入丛山向西悠然赶路。右面那匹枣红健马上，写意地坐着一个二十三岁少年郎，剑眉入鬓，星目隐现异彩，玉面朱唇，恍若临风玉树，俊美绝伦。他外罩墨绿色披风，内穿同色劲装，同色鸾带同色快靴，英风超绝，仪表出尘。鞘旁插着长剑，鞍后是长条子马包，看去定是赶长路的武林朋友。

左面马上人真抢眼，喝！是个小娘儿们。美！真是美！春山眉，大眼睛像一泓秋水，瑶鼻下是颗小樱桃儿，颊旁两只笑涡儿，半露着弧贝齿儿；真糟！凛冽罡风不识相，怎不怕吹破了她那不禁一吹的粉颊儿？

她，一身翠绿劲装，将外面的大氅，紧紧裹住她那娇美婀娜的娇躯，镫里那双翠绿弓鞋，天！再小的尺来量也不到三寸，小得可怜生。

别认为这朵娇花娇滴滴，可是却带着满身刺，扎手得紧；不见她鞍旁的长剑，肋下鼓鼓的暗器囊，小小弓鞋前那锐利如刃的铁尖儿么？

在这边荒之地，哪儿来的一双金童玉女？说起来，简直吓人一大跳。

男的是近五年来，崛起武林的后起之秀，技臻化境震慑江湖的一朵奇葩，绿衣剑客方逸君是也。其实他为人并不可怕，行道江湖绝不滥杀，即使是万恶之徒落在他手中，除了被毁去武功外绝不会丢掉老命；所以五年来，他的名号确是够响亮。

至于这一朵娇花，乖乖！确是令人又爱又怕，提起来心痒痒却又胆寒。她是谁？横行江湖五六年，以艳冶淫荡满天下的百花教教主伍云英。

一年前，百花教公开宣布解散，武林为之轰动，尤其是百花教有关的江湖朋友，更是大失所望；等到他们确知百花教主改邪归正，下嫁了一代奇侠绿衣剑客时，酸甜苦辣的滋味，在每一个人的神色中都可明显地看出。

绿衣剑客是四川夔州人氏，结婚刚满一周年，这次在武昌府一门远亲中欢度新春，突然接到一位好友传来的警讯，说是有人纠合几位早年的恶贼，要对他俩不利，要他们小心，免得被人暗算。

绿衣剑客在夔州本无亲人，而百花教主的教坛重地在雪山百花谷；也由于百花教主身怀六甲距临盆之期已是不远，不宜动刀动剑与那些恶贼争一日之短长。夫妻俩一再商量，决定尽速赶回百花谷，不必和那些恶寇拼老命。

正是生有时，死有地，半点不由人；你不想杀人，人家却要你的脑袋，这道理真说不清。

过了胜境关，大道蜿蜒盘山而上。这座险恶峻峭的大山岭，就是乌蒙山的余脉；这一段土名儿叫七星儿，一直向东南伸展，东脉直入贵州地境，只见山外有山，岭外有岭，叫人看了直摇头的，马儿也吃不消。

夫妇俩并辔而行，进入了云南地境，沿途不见敌踪，他们大放宽心。大道向上盘升，百花教主突然一蹙秀眉，用手按住小腹，对

绿衣剑客似嗔非嗔地说道：“逸君，都是你不好。”

绿衣剑客看了她那逗人爱煞的媚劲儿，惑然道：“亲亲，我怎么不好？”

伍云英蓦地脸泛红霞，噘着小嘴儿说道：“小家伙在里面踢腿挥拳，准是个不安分的小东西教人多难受嘛！怎么不是你不好？”

这时正在下坡，绿衣剑客呵呵一笑，凌空飞腾而起，轻似鸿毛落在她身后，一手挽住她微笑的柳腰儿，一手探囊取出一颗白色蜡丸，捏碎蜡衣，温柔地送入她樱口中，在她耳畔柔声说道：“亲亲，哥不好，以后责罚哥吧！先吞下这颗安胎丸，小东西会安静些的。唉！长途跋涉，苦了你了。”

伍云英偎在他怀中，用梦也似的声音说道：“哥，大概十天后可以回谷了；以后我你不再出山，在这世外桃源里安度余年，有你在 我身边，一切我都不在乎了。哥，你快做爸爸了，你说，是娃儿好，还是丫头好？”

“亲亲，给我生个像你一样美的天仙，好么？”

“不！要像你一样的雄壮英俊小逸君。”

“哈哈！我准会如愿以偿，你别想。”

她爱娇地一扭柳腰，不依地说道：“胡说，我要娃儿。”

“我绝不胡说；听人说，脐儿尖尖，必是千金；所以必定是个天仙。”他的左手轻轻由腰脐上往下滑。

她嗯了一声，将粉颊藏在他颌下，闭上双眸，用玉手虚拦他的虎掌，昵声轻说道：“哥，不要……唔！”

他亲了她一吻，甜甜一笑。马儿踏着轻快的碎步，向山嘴驰去。

绕过山嘴，官道又向上升，林木一片新绿，由路右崖上向下伸垂路中。

“亲亲，小心了！前面林中并无鸟雀清鸣，定然有人隐伏在内。这儿上不沾村，下不近店，绝无樵子采薪。我得先走一步。”

声落，人凌空升起，落在他自己的坐骑上，抓过判官头上的缰绳，双腿一夹，泼刺刺向前驰去。

伍云英一抖缰，随后跟上。

蓦地里，崖上兴起一声长笑，直薄耳膜，显然发笑之人中气充足，定是不等闲人物。笑声一落，洪亮的嗓音倏扬：“老爷生长在山边，只受娇娃不爱钱。呔！你这根岔枝儿，老爷非砍掉你不可。”

声落，“喀嚓”一声，一颗海碗粗的巨树，“哗啦啦”向路中飞落，差点儿把绿衣剑客连人带马压个正着。

马儿一声长嘶，后退丈余。

绿衣剑客剑眉一轩，说道：“阁下下来罢！方逸君早就料到有人等着。”

“哈哈！咱们也不想偷偷摸摸，谁让咱们与百花教主是老相好呢？哥儿们，亮相啦！”

声落，衣袂飘风之声大起，人影乱闪，出来了五个彪形大汉，往路中一站。

头一个豹头环眼，身高八尺，像一座小山，粗如树桩的膀子，倒提着一把沉重的开山大斧。

第二位年约三十上下，白净面皮，鹰目放光，身材也在七尺以上，腰带上，插着一柄沉重的铁佛手。

第三位年约二十五六，仪表人才，可惜目显阴森，唇薄如纸，身材也有七尺以上，手中挥着一把纯钢阴阳扇。

第四位是个老道，年在三十上下，穿大红道服，腰悬宝剑，高个儿，鹰嘴勾鼻，面色发青，一双山羊眼阴晴不定。

第五位是和尚，年约四十余，身穿皂常服，倒拖着一柄镔铁方便铲，脸团团，腹大腰粗，酒糟鼻狮子大嘴，一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条肥猪。

绿衣剑客若无其事地，高据鞍上淡淡一笑道：“呵！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方逸君幸遇幸遇。”

豹头环眼大汉嘿嘿大笑，掂了掂开山斧，说道：“阁下当然幸遇，等会儿你还有得不幸呢。喂！方夫人，你真那么傻么？放着好好一个教主不干，跟着这小王……”

八字还未出口，三道棕影一闪即至。他不傻，猛一挫腰，开山大斧向棕影疾拍。

“叮叮叮”三响，他咚咚咚连退三步，坚硬的地面留下了近寸深的履痕。他感到手膀一麻，大斧几乎落地，低头一看，不由脸上变色。三根长有六寸的棕色鬃毛，插入斧中半寸有奇，仍在晃动不已。

“花花太岁，你最好少胡说八道。”方逸君仍在冷笑，剑眉一轩，又道：“方逸君对阁下伏牛五霸一无仇怨，你再出口伤人，休怪方某得罪你了。”

花花太岁恼羞成怒，拔掉马鬃阴森森地说道：“百花教主跟了我桑濮三月，我传了她武林绝学混元气功，功成她就一走了之，将三月枕席之情付诸流……”

绿影一闪，向花花太岁射来。

花花太岁骇然一惊，将话哽咽回喉内，退后三步，横斧以待。

其余四人同时一分，纷纷撤下兵刃。

方逸君剑隐肘后，在众人丈外昂然屹立，朗声说道：“诸位可说皆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豪杰自应有豪杰襟怀。不错，拙荆当年飘荡江湖，有失检点，但自委身方某之后，解散百花教，重新做人，甚至退出江湖，做一个贤妻良母。俗语说：回头是岸；又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诸位都是一代英豪，尤其是武当的三阴一绝无为道长，少林的悟非大师，皆是世外高人，最重因果，度化孽海之人，怎又不许拙荆去恶从善，重新做人呢？实令方某大惑不解。”

“姓方的，你少说废话，道爷我号称三阴一绝，岂是度化凡夫的人？”老道恶狠狠地说，又道：“那浪货学了我武当绝学一掌，一走了之，你道我能甘心么？”

“哈！我酒肉和尚亦与无为道兄有此同感。我少林的轻功‘流水行云’连俗家弟子也仅传六成，那泼妇在我这儿骗走了全部心诀，扎起裙子一走了之，佛爷怎肯干休？”酒肉和尚说完，顿了顿铁铲，深入土中近尺。

使佛手的家伙也一撇嘴说道：“有道是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洋深，岂知这小妖精恁地忘恩，害得我找遍了天下十三省和南北两直隶，找得我逍遥鬼晏常山好苦。”

拂着阴阳扇的青年人也说道：“我玉面魔查崧何尝不恨？三颗师门至宝赤火流光弹全给她骗走啦，怎得不恼？”

百花教主伍云英在马上羞愤交加，粉脸铁青，慢慢地扳鞍下马，向前轻移莲步。

方逸君忍着无名火等他们说完，虎目一睁，神光倏现，一字一吐地说道：“诸位，这些事在下皆知之甚详；请教，是拙荆逼迫诸位将绝艺交出的么？”

“哼！谁敢迫咱们交出？”众人齐声傲然地答。

“那就别多费唇舌，方某替你们汗颜。诸位到底意欲何为？请划下道来。”

花花太岁冷笑道：“咱们千里追踪，你说所为何来？”

逍遥鬼也哼了一声道：“姓方的，你最好挟尾巴滚。”

玉面魔阴阳怪气地说：“叫宝贝儿重振百花教，查太爷对粉弯雪股大有兴趣。”

酒肉和尚哈哈一笑道：“从前，教主雨露遍施，我和尚却不在乎，只消她再陪佛爷三月，于愿足矣。”

三阴一绝冷森森地向刚走近的伍云英说道：“教主，你别打主意躲，天涯海角已无你容身之地，除非你死了。你也别希望不跟咱们走，你的大援早就没啦！在中原和江南，贫道知道你朋友众多，面首无数，所以不打草惊蛇，直追随你俩身后到这人烟不到之处等候。教主，你别认为到了你老巢附近，便可以安全了。正相反，仍

是步步危机。跟我们回去重创旧业算了，你年不过二十五，再过十年收山并不算晚，何苦放弃人生至乐，让那小子独占禁脔……”

响起一声龙吟，百花教主撤下一把寒芒闪缩的长剑，面泛杀机跨前三步。

“云英，交给我，你到坐骑旁等着。”绿衣剑客将她拦住，一面说一面示意她退后。又对众人冷笑道：“诸位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来方某得惩戒你们啦！你们是按江湖惯例一个一个上呢，抑或众打群殴？方某接着就是。”

五悍寇互相一打眼色，一声虎吼，花花太岁、酒肉和尚、逍遥鬼，三人快逾电光石火，向前猛扑，一斧一手一铲荡起阵阵罡风，同时攻到。

银芒一闪，绿影倏动，千百朵白莲向四面狂涌，剑啸刺耳，四个人展开抢攻。

片刻，银芒愈张愈宽，在三般重兵刃中矫若游龙，把三贼迫得不住后撤。

玉面魔心中一凛，暗说：“这小子果然辣手，名不虚传，不出手是不可能了。”便向老道一打眼色，蓦地阴阳扇一拎，向一旁神情紧张的百花教主扑去。

老道长剑一挥，一招“飞红贯日”倏出，身剑合一向百花教主急射，一面大吼道：“跟着爷走！”

“噗”一声闷响，接着一声惨号乍起。玉面魔去势太急，百花教主似若未觉待近至到八尺时，阴阳扇递出一半之时，玉手在披风里一动，一颗淡淡红影快逾电闪，直向玉面魔迎去。双方距离太近，想避开确是不易。

玉面魔连看也没看清，只直觉到对方的纤手，在披风内向外一伸。这家伙确是了得，本能地一撤右腕，硬将阴阳扇护住胸腹，想旋身向侧方扑近。

岂知他迟了半分，淡淡红影射中阴阳扇，闷爆之声随着熊熊烈

火，击碎纯钢的扇面，玉面魔立时成为一只火球。

这乃是眨眼间事，老道还未弄清怎么回事，“飞虹贯日”行将攻到百花教主的身侧；狂叫之声一起，他骇然一惊，收招已是无及，只好一咬牙，力贯剑尖，仍向前急点。

寒芒一闪，“铮”一声金铁清鸣，双剑交错，接着是老道横剑飞退。

“哪儿走！”

百花教主娇叱一声，如影随形追到，寒芒如经天长虹，奇疾无比飞射而至。

老道被震得虎口欲裂，气血翻腾，退了近丈方将身形稳住，寒芒已经袭到。

老道练有旁门的三阴手，和那把剑中套剑的绝招。三阴手袭人之时，令人毫无感觉，用来暗算对头，足可使对方在一个时辰之中，血脉自然凝结而死；他那把长剑的剑尖，可以突然吐出六寸之长。高手拼搏，生死一念之间，假使能突然伸长六寸，结局不问可知；这是他三阴一绝绰号的由来。

百花教主以色换艺，她为人聪慧，身获各家绝学，而且难得的是她能门门皆精，没有杂而不纯之弊。她与牛鼻子有一段长时间同衾共枕之缘，牛鼻子有多少斤两，她岂有不知之理。扑上的瞬间，她粉面杀机怒涌，存心毙敌。

牛鼻子正想将三阴手拍出，目光一触她那杀气腾腾的神色，不由心中一凛。

同时，突然传出酒肉和尚的一声惨叫，沉重的方便铲脱手向他身侧飞来，锐风劲啸，势如奔雷。

牛鼻子暗叫一声“大势去矣！”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猛地向下一伏，贴地向方便铲落下处掠去。方便铲恰好掠过他的背上三尺，将百花教主挡了一挡；他双足一沾地，展开武当八卦赶蝉轻功，去势如飞溜之大吉。

方逸君一看其妻动上了手，心中大急，她已有了九月身孕，怎能动剑？心一急，玉面上罩了一层浓霜，一剑交花花太岁迫退，冷哼一声，一招“回风拂柳”旋身出剑，在方便铲下端切入，银芒一闪，大和尚右肋下断了两条肋骨，红光崩现。大和尚狂叫一声，扔掉方便铲掩住肋下，飞退两丈拔步便溜。

银芒顺势一招“贴地盘龙”，崩开铁佛手，由下盘楔入逍遥鬼的右侧。逍遥鬼向上跃起，铁佛手“力划鸿沟”向下急拦。

“着！”方逸君怒叱一声，招出“流星赶月”，剑由逍遥鬼右小腿贯入，猛一撇腕。

逍遥鬼狂吼一声，跌下地来。要不是花花太岁及时攻出一招“吴刚伐桂”，将方逸君迫退一步，逍遥鬼真要做鬼了。

“风紧！前途见。”花花太岁声出倏然收斧，三两起落，没入林中去了。

逍遥鬼小腿肉丢了一大块，但他凶悍异常，猛地将铁拂手劈面向方逸君扔出，咬着牙拼命逃了。

方逸君心悬爱妻安危，无暇追敌，收剑急向脸色发青，手按小腹的爱妻纵去。

“云英，怎么了？”他摘下她的剑，将她抱至路旁，替她轻轻揉动，急急地问。

伍云英倚在他怀中，泪如泉涌，颤声说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哥，你独自回夔州去吧，我这不祥之身，不但有损你一世英名，而且令你陷入危机重……”

“云英，不许你往下说。”他掩住她的樱口。

“不，哥，让我说。”她挣扎，又道：“我已感到不幸的阴影已经掩到；他们，不许我重新做人，不许我有幸福的归宿，我不能让你……”

逸君蓦地将她抱住，狂吻她的小嘴，不让她往下说。半晌，她才平静下来。

良久，他替她拭去泪痕，抱她到坐骑旁，送她上马，神情肃穆地说道：“云英，即使是天下人皆与你为敌，别忘了有你的君哥是爱你的，而且我愿以生命和你共抗天下人。”

伍云英热泪盈眶，激动地捧起他的虎掌，一阵狂吻，最后偎在颊上，颤声说道：“哥哥谢你，即使在九泉之下，我会……”

“走吧！记住：贼人恐不止这几个草包，下次见面，格杀无赦！我要大开杀戒了，别忘了你的暗器。”

“刚才我以赤火充光弹毙了玉面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会小心的。”

方逸君将玉面魔焦臭的尸体踢入山沟中，拖开阻路的大树，飞身上马，并辔向西急走。

自石江，在曲靖东北蜿蜒而下，距县城不过五里地。本来这条江并不大，秋间可以徒涉，但春雨连绵，水位高涨，在滚滚江流中，有两条竹筏来往渡载行人，颇不方便，也相当冒险。

两人两马一到江边，渡头人鬼皆无，两侧怪石荆棘向两边延伸，水声如雷在两岸怪石间滚动着。

对岸，一条竹筏冉冉而来，三个撑筏人身披蓑衣，身材高大，正将竹筏向渡头撑来。逸君首先下马，含笑将其妻抱下马来，牵着坐骑在渡头等候竹筏。

竹筏轻轻靠岸，一个撑夫跳上岸来将缆绳拉紧。筏是双层大竹扎成，可容下三五十人，平时有五个人撑筏，但今天只有三个；逸君夫妇并未在意。平时五个行人，用小筏载运就成，但今天小筏早已不见了。

“客官，上啊！”岸上那人亮声儿叫。

方逸君心中一动，打量了三人一眼，暗说：“这人略带湖广口音，身材魁梧。怎么却在这穷乡僻壤中撑筏？”

他略一犹豫，止步打量三个人。看三人皆在不惑之年，满脸褐色皱纹，眉以上用雨帽罩住，只能看到一双朦胧老眼，蓑衣将全身

裹住，只能看到一双手。

他在打量人，人也在打量他。突然伍云英抛下缰绳，走近江边那人身侧，娇滴滴地说道：“大叔，是否连马儿一同渡过去么？”

“这是载货的竹筏，两马两人，不打紧，大嫂。”

伍云英又走近一步，仍含笑问道：“这江流唬人哩，不知比长江唬人么？”

撑夫似乎吃了一惊，退后一步低下了头，仍从容地说道：“大嫂，请上吧！长江小老儿没见过，是否唬人可难比较。”

“太平口过荆州那一段，恐怕真没有这里险哪，是么？”

伍云英一面说，又走近两步。

筏上的两人，突然将篙一插。

“哪儿走！”

伍云英指一弹，岸上那撑篙人刚向左一闪，“叭”一声滚倒在地。

绿影一闪，方逸君火速拔剑纵出，凌空猛扑筏上的两人，捷如电闪。

“哈哈！少年！”

两人“噗通”一声，潜入水中立时不见。

方逸君双足一点筏板，倒纵而回，抓起缆绳，喝声“起！”数千斤的竹筏滑上岸滩的三分之一。

两侧蓦地响起连声长啸，人影急闪，齐向渡头纵来，将逸君夫妇堵在水际。

“岸上有辰州妙手悄花狄富太爷在。”有人在叫。

“荆州三龙敬陪水上末座。教主好眼力。”水里伸出两个人头，正是筏上的两人，但脸脾颜料已被水冲洗去，现出白惨惨的鬼面。

岸上排开十二老少彪形大汉，退路已被堵死。刚才发话的妙手飞花狄太爷，年约四十开外身材高瘦，马脸勾鼻，双耳招风，大嘴巴龋着一口黄板牙，背系长剑，赤手空拳阴笑着站在中央。